



氣度與態度—淺談莊子〈任公子爲大鈎〉

姚彥淇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兼任教師

《莊子》一書善用寓言故事闡發哲理，本中心所編《大學國文選》所選〈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即是耳熟能詳的例子之一。〈任公子爲大鈎〉則是《莊子·外物篇》的一則寓言故事，是以任公子釣大魚的故事來比喻經世之道。筆者引故事全文如下：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鮪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在故事中，任公子用大魚鈎和長繩，及五十隻肥牛做的食餌，在東海釣了一條普通人從所未見的大魚，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大魚拉上岸。但任公子並未將這隻得來不易的「戰利品」收入府庫中珍藏，反而將得來不易的大魚剖割烹調傳享四方，讓澗河以東到蒼梧以北所有人士，都品嚐到了大魚的美味。許多見識淺薄、好諷刺批評的人，便大驚小怪的到處奔相走告這件事。可是許多人東施效顰用小魚竿和細繩在水溝邊釣魚，卻只能釣到鮪鮒（泥鰍、小鯽魚）。莊子用「任氏之風」（大魚鈎、大餌）來比喻高妙通達的經世之道，也諷刺那些見識淺狹（飾小說而干縣令）的人，就像用小魚竿、細繩在水溝邊釣魚一般，怎麼可能像任公子一樣釣到大魚呢？不像莊子很多其他的寓言，僅只是道出故事情節本身，而讓讀者自己去領會參悟其中的意義，〈任公子爲大鈎〉的最後卻明白告訴讀者，這個故事所要傳達的主旨是，經世之人應該要有像任公子一樣的氣度和境界方得爲經世之業。

莊子的寓言奇詭幻妙、想像力之豐富令人嘆服，但寓言的寄託意義如何與現實經驗結合，就無非要靠讀者們的智慧了。宋代學者林希逸說：「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¹近代學者鍾泰先生認爲這則故事：「此寓言也。託名於『任公子』者，見其能任大也。」²古人用字遣字皆有深意，因此鍾泰先生認爲「任」字有寓意在其中，果真如是的話，那任公子所「任」爲何呢？讚美任公子境界之高、格局之大當

¹ 林希逸：《莊子膚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19。

² 鍾泰：《莊子發微》（上海：上海古籍，2002），頁631。



然可以不斷錦上添花，但是任公子在釣大魚中的每一步驟所反映出的意涵和玄想，或許才是我們要細究的。

既然故事的文末明白告訴讀者，此故事乃是要告誡經世者不可不知「任氏之風俗」，所謂的「經於世」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政治之事。政治的本質無非是權力和地位的競奪，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任公子爲大鈎〉，任公子費九牛二虎之力所釣到的「大魚」所借喻的無非是經世之人垂涎的權力和名位。而任公子釣大魚的過程驚心動魄、充滿戲劇性，也可說是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任何一場政治鬥爭的極佳文學修辭。任公子所使用的釣俱（大魚鈎、大餌）和釣魚的地點（東海），無不展現有志於大位者的見識和氣度，而他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的漫長等待，也象徵著野心家所必需具備的蟄伏毅力。莊子對任公子與大魚搏鬥的實況報導：「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也幾乎是每場政爭都會出現的駭人畫面。但到了最後任公子滿載「權力和名位」而歸時，他卻出乎意料之外的將得之不易的權位與天下之人共享。這大概是莊子政治哲學最弔詭之處——爭奪權力的最終目的不是獨佔權力，而是要把權力放棄與天下共享。如不能領會此等妙義而卻欲圖經世之業的人，就如同那些強擬任公子表面模樣之人（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只不過是鄙陋的東施效顰罷了。

過去不少觀點認爲莊子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往往是「反政治」或「反現實」的，但如果從這篇寓言來看我們或許可對莊子的權力哲學有另一番新看法。從古到今指導人行謀略、使算計之書汗牛充棟，凡有志者讀此書的目的無非是想從書中得到啓示登上權位高峰。但是登上高峰孤峰頂後的下一步該如何，這些書的作者卻往往沒有開示他的讀者們。所以在歷史長河中我們看到多少豪傑登上峰頂後，才大嘆「拔劍四顧心茫然」聲未歇，就冷不防的墮入了萬丈深谷中。或許莊子面對政治的態度並非「反現實」，而是太看透現實了。也或許所謂的權力和峰頂對大部份人來說太遙遠，但莊子這篇寓言對於一個胸無經世之志、只有在平日學思之暇授課謀食的筆者來說，又有什麼樣的啓示呢？筆者初步領會到的無非「態度」兩字而已。

數年前筆者有幸受兼任聘在本校開設國文及人文類課程，每學期開學第一次上課的例行公事除了點名及介紹課程內容外，就是向學生們解釋爲何大家需要選讀這門課程。國文及人文類課程非公民與道德教育，熟讀四書及古文觀止者並非保證不會作姦犯科，「保存民族傳統、弘揚中華文化」這種口號又已不合時宜。面對台上言者諄諄、台下聽者藐藐已是慣例的課堂上，作爲一個人文類通識課程的授課者，該如何向學生們自證這門課的價值和意義呢？筆者經過這麼多學期以來的自省，認爲如果自己



所授之課能對於學生有若干偏現實面的幫助，那或許還有「態度」可說。透過人文經典的閱讀希望間接薰陶學生們，不管是面對校園外的職場還是將來的人生之路應以何種「態度」自許。校方用心良苦的在圖書資訊大樓的電梯大門上貼了「態度決定你的高度」－這句近年頗為流行的勵志口號，相信目的也無非是希望能在學生們「扶搖直上」之際，收到潛移默化之效。但是要抱持什麼樣的態度才能助學生們登上人生的高度？而達到自我期許的高度後又該維持什麼樣的態度？這其中的內容或許得依靠人文教育來充實了。作為一個人生閱歷尚淺薄的人文教學工作者，要指導學子們何謂人生應有的態度，未免不自量力、妄自尊大。所幸我們有這麼多人文經典的指引，讓我們不致歧途失路、自陷泥淖。與其說自己是在「指導」學生，不如說是引領學生們進入經典一起同經典的作者思索，而每一次的教學其實也是自我不斷再學習、再反省的過程。如果台下同學們依然處身世外無法進入任公子的境界同遊，筆者這時就會鼓勵自己，不要氣餒，想想任公子的氣度吧！

[上一頁](#) [回首頁](#)